醫生的報復

鄭烱明

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上，我們常要遇著一些不愉快的事，或誤會或爭吵，尤其是在明知對方絕對理屈的時候，這更叫我們難受，叫我們的內心點燃起憤怒的火焰。普通一般情形，如果我們不退一步想想的話，就會不顧一切地要求對方低頭，要求對方徹悟，然而，這種低頭、徹悟（表面上的）若想建築在双方的爭執上，事實上是不可能的。也許，他將受不住長期的考驗而自省，也許容忍和沉默是最好的武器，但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美德：「勇於負責，勇於認錯和勇於施恩。」

十八年前，我甫自日本學醫歸來，即受聘於某水泥公司高雄廠，當一名內科醫師。由於自感年輕無成，深恐在待人接物上有所差錯，故每日言行莫不戰戰兢兢。對於任何病人的診治，莫不儘量給予安適，同時，與他們建立起互相信賴的情感，使他們覺得我雖年輕，但我的肺腑充滿了愛心。

但不料兩年後，一件意外的事發生了。

那是一個週末，患者似乎比平常多了一點。我忙得滿頭大汗，全身溼淋。突然，一位姓王的職員閃了進來，口中帶著命令的意味：

「鄭醫師！能不能把我的孩子先看一看！」

在長時間的忙碌下，我感到有些疲倦，也感到有些厭惡。我的規矩廠內的人是知道的，不管你職位高低，一律排隊候診，絕不容許有特權存在，大家對於我這一作風也很賞識，我亦感到安慰。我難接受他的無理的要求。

「你有什麼理由要求先看！」

「我要趕時間，孩子受不了！」想不到他還理直氣壯。

「這不是理由，你不看看外面等候的人？他們也是病人啊，他們也會受不了的。」我不遜地說。

如果他以一種溫和的口吻拜托我，在如此一個人情味的社會裏，我可能會特別通融；其實如他眞的這樣，我也不知會不會答應。但如今，他不但態度强硬，而且氣勢凌人，我心裏想，即使他現在的態度轉變，我也不會給他方便的，因爲他無視我身爲醫師的尊嚴。何況，對於他那無理的言行，我早有所聞。

「你以爲你了不起！」

「排隊！」我很生氣：「我不能因爲你一個破壞整個規矩。」

「我好好拜託你（天曉得），你卻不賣我的賬，你——」顯然，他咆哮了。

「不管，出去排隊！出去！」

他竟上前揪住我的衣領。我一面抵抗，一面甩開他的手。這時，一群人圍了過來。有幾位朋友忙著勸架。

「有種的，出來比一比！」

「比就比，難道我怕你不成？」我當然不甘示弱。我想衝過去，但兩手被人牢牢抓住。我看，他不是我的對手。

「姓鄭的，你會後悔的！」

帶著陰笑，他轉身想走。

「後悔？看誰會後悔！」我回敬他一句。

我猜想，他的意思是要以他目前在廠內的勢力，慫恿廠方將我解職。我有點慌。看完病人，我便向有關單位陳述事情的經過。主管叫我安心工作，我才放心。這或許是他故意放的馬後礮，而在當時，我總認爲我是比較不利的。

我的工作仍舊繼續下去。大約過了二個月左右，我們在一條小巷相遇了。他走在我的後面，我沒理會，不過我很注意他的突襲。我覺得腳跟的地方被人踩了一下，我忙回過頭，他已超過我急速地拐入另一小巷，我眼巴巴的望著他發怒。

此後，他還兩三次利用我出診時（我已自設醫院），在路上故意用車攔我。由於半夜四周黝黑，我不知是誰，但等到我曉得是他，我不禁咬牙切齒。

「王志光，幹得好，這筆帳你給我記住，我遲早要還報的！王志光，哈哈哈！」我心底狂叫著。

我忍了又忍，因爲我怕他有埋伏，所以，始終避免跟他正面衝穿。再者，我考慮到院務問題，我希望的是能找一個適當的時機，給予嚴重的打擊。大概我的退讓引不起他的興趣，幾個月後，他也就做罷了。

就這樣，十年一閃即過，我差不多已忘記此事。我的院務蒸蒸日上，民衆開始信任我，病人愈來愈多，我獲得了一點虛名。不但如此，他們對我的爲人也有很高的評價。我慶幸我走上了成功之道。

一個風雨交加的午夜，樓下傳來急促的敲門聲響。

我本不想開門，讓他叫了一陣就會走約，我實在太疲倦了，而且天氣又這樣壞，但樓下的門聲，喊叫聲似乎是不間斷地混著雨聲傳入我的耳朵。

「碰碰碰！」

「喂！開門，鄭醫師！請開門！」有人叫道。

我不得不下去了。叫醒護士，然後睡眼惺忪地披上外衣走下樓。當我打開門時，一個表情緊張的婦人站在眼前。經驗告訴我，說是急診。

「大夫，麻煩你到舍下看一個緊急病人。」她的嘴有些抖。

「有病白天不看，等到拖不下了才來請醫生，又在這樣的半夜，醫生不是不要睡覺的。」我心裏罵著。

「他是誰？多大年紀？」我問。

「是隔壁的王太太，四十多歲吧，她先生王志光不在，已經病了二天了。唉，那樣子好嚇人啊。」

「王志光？」聽到這三個字我心頭一震。王志光，不是那位不可一世的野人？

雨又大了，街上一片沉寂。我猶豫著，我想找一個藉口推辭。

「雨這麼大，路又那麼遠，你不能找位較近些？」我說。

「先生，救人要緊啊，先生，請——請……」

我的理智和感情交戰著。感情告訴我，這是報復的最好時機。

「你把他送到省立病院好了，我的設備不够。」我說。

「那太遲了，拜託啊！大夫，請你救救她吧。」

我想說出「不行」兩字，但我說出的竟是：

「好吧，我去。」

我無法解釋那微妙的一刻，我依然把她當做一個普通病患。也許是我的理智戰勝了。

「謝謝，謝謝。」她再三稱謝。

「妳先回去，我知道地方。」

這就是他的太太，十年前欺侮我的，我的敵人的一一。想著時，我手上的一針强心劑已打了下去，再打了幾針，她似好些，呼吸不再那麼困難。我吩咐那婦人快點來醫院取藥，又吩咐她好好照顧，有什麼不對，再來找我。

隔天，他來了。我想不到他會來、他肯來，也想不通。他的臉帶著罕見的笑容，見到我，立刻伸出手握我。

「鄭醫師，希望你不介意過去的事。過去的，我錯了。」

「我也有，大家都有。」我客氣地說。

「昨天蒙先生在風雨中，不記舊恨前來急救內人，這種高超的醫德，我深深感動，覺得大家對你的讚揚不是偶然。鄭醫師，你是眞正的好人，優良的醫師。」

他說這話時很誠摯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我不過是盡份職責吧。哦，請裏面坐。」

「謝了，我是專程來道謝的。我回去了。」他又伸出手。

畢竟，他是有人性的，我笑了。我感到從未有過的快樂。

校友來鴻

永　斌

××同學：

您好！年初來信已收到了，謝謝您的問候。

信中要我報告這兒的"趣聞"，接信後本想立即提筆，無奈才疏學淺，不善文筆，惟恐所敍不登大雅，更遑論趣味之有。雖提筆躍躍欲試，塗了又塗，拋了又拋可惜皆無像樣之文，自悔中學時國文課不用心，莫可奈何下，只好把信擱置了，加之，到金門後懶散成性，迷迷糊糊，又有各種演習及活動，故常常是來信若非積疊成冊決不提筆函覆。

前天開始整理信件，赫然看見一張字跡端秀，惹人注目的信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您的，猛想起一張早就想回而沒有回的信，歉疚之思油然而生，祈盼見諒！

金門島沒有想像中烽火前線那樣緊張刺激，當載送我們的兵艦靠岸時，看到陸上密佈的鐵絲網，戰壕，砲台和環繞三面近在咫尺的大陸時，的確使我們這些未見世面的新兵忐忑不安，想入非非，也够使我們一新耳目。第一天夜裡，當天尚未亮時，四野一片漆黑，突然槍砲聲大作，震天價響，我們從夢中驚醒過來，外面大光閃閃，炮彈和機關槍的火彈滿天飛，一顆未靜下來的心，更爲之受驚不少，想想，眞不够意思！我們剛來就大幹起來，而且來的這麼兇，碉堡裡同來的另二位預官也都嚇的不知跑出去好還是躲起來好，一個直叫，另一個忙嚷着叫他不要出聲，免得外面敵軍知道我們在裡面，因爲我們還未發武器，手無寸鐵，一陣慌亂過後，槍聲漸漸稀疏，想是大概已經打了一個階段了，於是小心翼翼地探出頭向外一望，咦！奇怪，朦朧中好像有個老兵安祥地在刷牙！正打着仗還有閒勁刷牙？出去一問才知道這是定期的凌晨大網試射，直怨帶我們來的領隊沒預先告訴我們，害得我們空緊張一場，眞是心有餘悸。

我是被分配在團衞生連當少尉醫官，每天的工作是看門診及急診，雖然有時病號多，較忙點，但和同來的其他步兵單位預備軍官則如小巫見大巫，他們要帶兵，要操練、要演習及處理排裡的事，決不可能像我們每天輕鬆地坐着，但若是和分配在臺灣的同學比起來則又遜一籌，聽說他們常有時間回家，買東西，出去玩等都很方便，至少比我們住地洞，點油燈，井邊洗澡舒服多了，尤其是每逢佳節（聖誕節、元旦、春節……等）想到你們在臺灣有着應接不暇的節目與熱烘烘的歡聚，眞不勝艷羨；而我們只好深藏地洞，碉堡裡，効金禪練丹或是秉燭夜遊，數長空繁星度此凜冽嚴冬。這一年有點像在這兒修行，回臺灣後眞可當個半仙了。

聽說我們學校裡的校友會已增添了不少新會員，擴大了不少，該熱鬧多了吧！願也把你們的"趣聞"成校裡的新動態告訴我好嗎？關於我們這兒的"趣聞"格於筆拙文陋不克把它"趣"化，不過把一些臺灣沒有的突出見聞描述一下則尚爲力之所及。由於拖延太久而想早點回信，現在恰好有一位士兵擬上金城，托他帶信去寄，只好匆匆至此擱筆，下次再談吧！

順　祝

春　安

永　斌　敬筆

1967.4.13